

少年維特之煩惱

達觀生譯 德國哥德著

世界書局印行

少年維特之煩惱

譯生觀達 著德哥國德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少年維特的煩惱（全一冊）

（每冊定價銀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准翻印

原著者	德國哥德
譯者	達觀生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
世界書局

自序

(一) 小引

「我走到那裏，總有些注定的災難來困惱我。就今天——可憐命運！可憐人類之性！」這是哥德博士的名句；譯者着手逐譯這本書的時候環境正是如此。

「沮喪的懺悔者，爲求良心的安靜和災難的減少到聖墓去參拜；每一艱難的履步……是傾注了鎮痛劑的一滴到他煩惱的心靈，而許久疲勞的行程，每使他懊喪的心靈得有一夜的安慰。」這也是哥德博士的名句；譯者逐譯這本書的背景亦正有最近地相似。

我——譯者——對於文學從前曾有過相當的涉獵；近幾年因爲人事匆迫，荒廢許久，數月來不幸的萬幸中，居然有向我當年的愛侶重親芳澤的機會——這是我引爲我十年來極樂之園。

哥德的名著「少年維特之煩惱」——英文本——我在十七年之前曾經誦讀一遍，就給我一種感想——一個人在大地之上，無量數的女性之中，總得尋一個理想的女子，引起他的感情，但爲什麼要如此，他不必自己知道的。我在此十數年中栖栖皇皇，都在這一種情感的顛倒紛沓之中；我的憂傷

憔悴，也就和這種情感，與時俱進，與日俱增了。民國十六年夏間我在哀逝悼亡之餘又看了這本書一遍，同時我也知道郭沫若先生有一本譯本，不過沒有機會就去拜讀牠。最近無聊中購置一些文學書消遣，無意間又買得一本英文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誦讀一遍，幾乎有久別重逢他鄉遇故鄉的情景。好友四維君和我閒談，說起郭先生的譯本，風行一世，不過據牠的意見郭先生在文藝上確有優越的地位，詩才更有值得欽佩的地方，但「少年維特之煩惱」這種譯著，比起他的「浮士德」，覺遜一籌，——尤其是關於哥德抒寫胸襟發揮議論的地方，都有未能盡善盡美之處……這次的談話引起我新探求的意念，便特買了一部郭譯的「浮士德」和「少年維特的煩惱」。郭先生譯的「浮士德」確費了他至善的工力，詩意詩格，都在在表現出他的詩才，及看了「少年維特的煩惱」和我所有的英文本對照起來，我也不禁有四維君的同樣的感想。當然，英文的譯本不見得和德文原本，就一字不訛，郭先生在他譯著的「序引」裏也明明說：「這部少年維特的煩惱，我存心逐譯已四五年……始決計譯……僅以夜間偷暇趕譯，草率之處，我知道是在所不免，然我終敢有舉以介紹於我親愛的讀者之自信，我知道讀此譯書之友人當不至於大失所望。」郭先生這本書風行在三四年前，售書至三四萬冊，讀者的興味如此，又豈止不失望呢？

譯本不限定在一種文字，只有一本，——即如中文的阿Q正傳先已有英譯本，一種最近又有英國金龍書店出了一本哥德說得好，「我的詩才是自然所給與，不是為金錢所收買。」

所以我就有着手逐譯的意念同時海上友人網蛛生來函促成我的計劃，并替我擱擋印售我好在是終日無所事事的，於是像煞有介事地譯起來，起頭兩星期隨隨便便譯了一處，後來又接着網蛛生的信詢問此事，我便激發自己，在兩星期內趕快譯完——譯完之日是一九三一七，十三，一件事值得紀念的，我譯書費的時間前後共計四星期，恰好和哥德博士當時著作此書所費的時日一般多，不管我努力的代價如何，我也可以自鳴得意地咏起哥德的名句，「嘔盡我心血，換得一杯茶。」

還有，在一個人桀紆抑鬱的時候，倘然得着一件事足以驚醒他陷於沉醉的心靈，便使他同時也得一件充滿他心靈空虛的物事，他的精神也同時可以多少興奮起來。何況這本香豔，奇異，偉大，合而為一的名著？我的心靈一時震動達於極度；我的情緒一時激起如狂風怒濤；我的心欲碎無自，我的淚欲哭無從；讀了此書髮髯我就是此書，我平生的遭遇就是此書中主人的境遇，我欲說的話就是著者所寫的種種；著者的一字，一句，一感，一傷，一喜，一怒，都是我欲笑欲啼欲歌欲哭而不可得的一切。我覺得我平生所讀的詩書從沒有令我感慨像這樣的。唉！我在逐譯此書的四星期中已忘掉我置身其中的「大世界」，我環境中一切憂鬱轉一時都消失了。實在，我很不能不感謝我這次不幸的遭逢使我有重回我讀譯名著的樂趣；然而同時我又不能不感謝這偉大的名著，牠的魔力竟使我在這時間中有種種可歌可泣的幻景，追憶我以往的遇合，而不知不覺地忘掉我目前人生痛苦的一切。

(二) 對於文藝界意見的貢獻

我對於逐譯這書的經驗，連帶地要向我親愛的讀者說幾句。我對於譯著在以前沒有若何的貢獻——尤其是刊印行世整本的譯文當然以此爲「處女作」了。我從前在學生時代，服務時代，也曾有相當時間從事於逐譯。我的意見是：(1)意義要確切；(2)字句的組織免除生硬；(3)整個的組織應求和諧。漂亮，意義遂有時至少不免毫釐之失。此外，譯文的通常毛病不是失之過分的「外國文字」化；就是太「古文化」了。林琴南的譯著可算得「汗牛充棟」，然而諸如「拂袖而起」一類的笑話幾乎觸目皆是，我們固不必多說。就是最近的譯文亦何嘗沒有令人不甚滿意的地方；不是生硬艱澀，便是因緣附會；不是擎外國文字中特殊的構造，圖圖吞棗地逐字譯來，便是翻出辭典類書找着中國的僻字古句，依樣葫蘆地胡亂寫下去——這後一類尤其是遇到寫景的文字。這種種毛病在新近出版的譯品中，實在是數見不鮮，無可諱言的。

我以爲我們是逐譯并非創造，自然應該確切地譯來，不能隨便改變原著作人的意思。同時我們是將外國文譯成中文，供國人誦讀之用，我們是當代的譯者，他們是當代的讀者。中國文藝在當今時代，應依着時代的潮流，有代表現在時代的革新；這是我極端承認的。然而中國文究竟是「中國文」；牠的組織和個性，自有牠自己的在。絕難通行的外國文的特殊組織法，不應該生硬地搬來，使少數人肉麻地不忍卒讀，多數人厭惡地不願卒讀，大多數未受外國文字浸洗禮的人，則茫然地搖頭結舌望然。

而去。這是譯述界的危險，更是中國文藝界的危險！

另一方面，我們已高舉起我們「新文藝」的旗幟了。我們自然要表示出我們新的努力，新的創造，新的精神，新的生命。我們要在當代文學上佔一個位置，自然我們不能不吸收當代的知識，誦讀當代的名書；然而我們文學的立場，究竟是在中國，所以我們對於中國數千年文學的沿革和變遷，自然不能不有深切的了解，中國數千年文學的名著，又怎樣可以大言不慚地棄之不顧呢？假使我們要談文學，我們自然應該吸收五千年文化的精髓，造就我們當代文學的精神。不過我們就文學的興趣和修辭的原則上立論，一般僻字冷句風行於古代的在當代文學上總該盡量避免，何況是譯書呢？

這是我因此次逐譯的工作引起的感想。我這本譯書在我確已盡我至善的力量，力求牠意義的真切，文字的和諧；我譯時總拏文學上的「真」「美」「善」三字訣做一個鵠的，雖然我明明地知道我不一定能達到這三大要素的門徑。我要坦白地自承我不是文學家，不是著作家——我也並沒有這種希望。這是我對中國文學界，當代文藝界一種意見的貢獻；我誠懇地願得當代文藝鉅子的容納以及善意的指教。

(三) 哥德的傳略

哥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午刻生於馬茵河畔的佛郎甫特。(

Frankfort-on-the-Maine) 少小受家訓，十五歲已通幾國的語言文字。他的母教甚好，常替他講希臘神話，因此他小時即陶醉在文學的園中。十六歲入萊比錫 Leipzig 大學法科，但他常旁聽哲學或史學，又好繪畫和音樂，尤愛讀聖經，喜舊約時代遊牧生活和戀愛生活。早歲愛一女子名格麗倩 Käthechen Schinkopf，因出了事故斷絕。二十歲因病輟學，二十二歲改入斯託拉斯堡 Straßburg 大學法科，但仍研究化學、文學、考古學、解剖學。這時他結交大詩家河圖 Heine，便開始鑒賞莪相、荷馬、莎士比亞的文學。一七七一年卒業，得博士，就回法郎甫特充律師。這時狂風暴雨 Sturm Und Drang 運動勃興，他便成為代表時代的德國詩人。他的著作自十八歲所寫的「情男的薄倖」Die Laune des Verliebten 以後，時有驚人的詩篇。「少年維特之煩惱」係成於他二十三歲的一年，出版在一七七四年三月。夏綠蒂 Charlotte Buff 是德意志武士院的管理員布胡的女兒，他的朋友克司安納 Johann Christian Keener 的妻子。他著此書的動機，係因他有一個熟識的耶魯塞冷 Carl Wilhelm Jerusalem 因戀愛友人霍爾德 Hagede 之妻失敗自殺，其實這書是寫他個人的一切感想，人物事實顛倒錯亂，大可不必指定其人其事，替他們加上帽子，做個索隱；不過這是哥德的著作，哥德二十三歲的著作，所有他二十三年來的思想、懷抱、感慨，都表現在這本書中。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我在下文內要分析來說。

一七七五年他碰着一個激發詩興的愛人麗麗 Lili Schöneemann。當年夏季遊瑞士，秋季應魏馬公爵奧古斯特 August 的聘請，任政治顧問。直至一七八八年秋遊意大利，後便擺脫政務，回歸鄉里，和

美貌的村女克利斯汀 Christian Vulpinus 同居，次年即生子，一八零六年補行結婚禮。名著「浮士德」第一部同年完卷，一八一六年妻死，一八三〇年子死，同時好友大半逝世，乃成浮士德第二部。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去世，時八十三。

(四) 本書的背景和著者的思想

這本書出世以後，風行一世，震動一世，甚至青年男女，不獨替他揮灑了無限的淚涕，激起了無限的熱情，并且發生了不少熱狂的模倣性，一時所謂「維特熱」，除掉服裝有所謂「維特式」之外，并且自殺的風氣，也就風靡一世，恐怕自殺的人們中，與「維特」的環境相髣髴的，固然不必其絕無，而實在出諸簡單的模倣性的，亦必不在少；我們當然不能武斷地說他們是盲目的模倣，——因為時代的背景，實在是這種風氣的根源。

其實，這本書雖然因耶魯塞冷的自殺，而給哥德一種驚奇的意念，便拿此事做久在理想中的一種著作的無上結局；然而維特并不就是耶魯塞冷，夏綠蒂不完全是布胡綠蒂，亞爾伯自然也不是克司安納。哥德在他日記中說過，「我將事實變成詩文，他們讀者，反把詩文變成事實……故此書所生的結果危險，不是此書本身的罪過，是因青年本有悲觀的傾向，遂至一觸便成為自殺。一般世人總含有道德性來看書，遂又使此書被人視為危險。」他又說，「著書人只能寫事實，不能加批評，所寫的事實

與情感給予讀者以引導，不必即資爲模倣。」關於維特所可附會的，就是自殺的一點和耶魯塞冷相同；此外一切情感及境遇，完全是哥德個人心中的寶藏。至於女主人夏綠蒂描寫得更入畫境，據哥德自己所說，是將平生所遇合的女性，及自己理想中的美女，聚合一氣，各取其最美的個性一部分合成一體。在別人看起來，好像和他所遇合的某一女性有相似的地方；其實這個「多化身」的女人，是衆美的結晶體；是哥德理想中的美人，他所以說是和畫家所畫的「情神」一般。

陳西滢先生譯法國莫洛懷的「少年哥德的創造」，形容此書在出版後各關係人的心理，很可以代表一切。那本書雖然是小說體裁，但事實大都有確切的根據。「法國人在文藝上，常常目空一切的，但也極熱烈地歡迎這位盧騷的弟子。」這也足見哥德的著作在當時世界的地位了。以下就是引用陳先生譯本中的幾段。

他（哥德）從印刷局接到最先裝好的幾本書，就寄了兩本給夏綠蒂和克司安納，寫道：「綠蒂，這本書我怎樣珍貴牠，你讀了就會知道了；尤其是這一本我看重牠好像世界上只有牠一本書。這是你的綠蒂；我吻了牠百次，我把牠藏起來免得有別人碰牠一下。喔，綠蒂！我要你們倆各自，你自個兒，克司安納自個兒，讀牠，然後你們每人寫一行給我。」

夏綠蒂看了有不少的感念。她想起她從第一天就知道哥德愛她；這個思想沉在她意識的深淵裏，她小心地關了牠起來，并且居然忘記了這個不謹慎，亂人心懷的一念存在。她想起她是完全天真無

猜；她又責備自己太弄風姿。

克司妥納看了似乎很有氣，不高興。他說：「這是一件缺德的事。哥德描寫的人開始好像我們，後來便是虛假的人物了。」他問夏綠蒂伏在維特手上哭泣的善於感傷的綠蒂是誰？對着第一次見面的少年人，眼睛看着天，說：「克洛伯司士克！」是誰？他又說：「哥德本人的行為好多了……至於我呢，他寫得好像缺乏感動性……難道我真的這樣涼血嗎？」他第二天便寫信給哥德：「……問一問你的心，你許不至於這樣的糟蹋那些被你借用他們的性格的真正的人了……真的綠蒂要是像你的綠蒂，她真是不幸的人了。綠蒂的丈夫——你稱他為你的朋友——也是一樣。你的亞爾伯是怎樣無聊的人啊！就是你須得把他寫得平庸些，難道一定要刻畫他成這樣的傻瓜，使你可以盛氣的駕御他，並且說：『瞧啊，我是多麼漂亮啊！』才甘心嗎？」

哥德接着他的信，駭呆了。他想：「一個有腦經的人怎樣會如此不明白什麼是一本書呢？他為什麼要維特成哥德呢？反過來，要創造哥德就不得不殺死維特了。我的性格裏有好多維特的成分，可是突然間有些東西救了我，這就是意志。去掉哥德的意志，那末只留下了維特。去掉他的想像力，我們就有了亞爾伯？為什麼他說我的亞爾伯是一個無聊的人？為什麼要把亞爾伯寫成平庸的人？我的文章的妙處，就在亞爾伯和維特是相對的，却是互相尊重的。況且為什麼克司妥納以為他是亞爾伯呢？難道他相信我在自己內心找不出一個有理性的人來嗎？」

哥德就趕快回信說：「事已做了，書已出了，饒恕我吧，要是你們能夠的話，事實會證明你們的恐懼是過甚的張皇，將來你們會看出這本書不過是事實和虛構的不含惡意的混合……在那時，未來以前，我什麼也不願意聽。在你們生氣的時候，只想一想你們的老朋友哥德，永遠，永遠現在更加，是你們的。」

後來果然不少的誤會，克司安納因為綠蒂的勸告，寫了一封饒恕哥德的信。但是他的回信依然一樣的口氣，「要是你們能够把什麼是維特在萬人心中的地位感覺到千分之一，你們就斷不至於計較你們所受的犧牲了……相信我，你的恐懼，你的焦急，都會像黑夜的幻影那樣消失的。」

以上的描寫可算得維妙維肖了。

照哥德自己的日記說：「在四個星期之久，我不出門，也不接客，凡所思想全貫注於維特一書，故在此時間，全書能告成功。凡我與他人的錯誤，一概在此書發洩了，如此懺悔之後，我自己自殺之念，便也不復存在。」這是他自承此書是他的「懺悔錄」。

但是莫洛懷的觀察是夏綠蒂和克司安納，哥德和耶魯塞冷，還有哥德的友人的大女兒洛拉虛瑪克西米靈和她的丈夫糖商白倫太諾，（此係一對怨偶）在融化，溶解，消失之後，依了，他們適當相稱的成分組成了新的結合，於是產生了維特，夏綠蒂，亞爾伯，三人。維特是哥德，要是他不是一個藝術家。亞爾伯是一個稍微卑劣些的克司安納，賦有了白倫太諾的嫉妬和哥德自己的理智。夏綠蒂是綠蒂，

可是洛拉盧夫人教養大的，而且是盧騷和克洛伯司土克的讀者。這種觀察自然很有見地的。

然而我總以為與其做一種抽象的「索隱式」的研討，不如具體的認為是哥德個人的一切觀感想像的作品。換句話說，這就是事實和虛構的不含惡意的混合，而用以描寫個人一切情感的結晶，且以表示當時一般少年苦悶的病態——所謂「世紀病」。

我從哥德二十三歲以前的歷史中，探求出他的「維特」一書的背景。關於他的思想和時代的背景種種，我在下面也有相當的分析；現在且將他接近的女性，分別說來，以見此書的背景所在。

最要緊的就是哥德講的愛情，是純潔的愛情——鑒賞和親愛。他主張一個少年清白的心坎，自然上要使男女中各看其對方人是一個美且善的理想物；所快樂的乃是至清潔的鑒賞，不涉及於肉慾。至於撫愛與接吻只是熱情的興奮；他認為美滿的熱情，雖然很正經，但此中令人消魂之處，正不必向肉慾中去追求。所以他的戀愛觀是純潔的，熱烈的，而天真的；他在「維特」一書中推闡盡致了。

我認為他這本書包含的女性有：(1)他姐姐郭奈里；(2)初戀的格麗倩；(3)在萊比錫大學時所戀的安妮；(4)在斯託拉斯堡大學時代所結識法國歌舞師的二女黎璠與耶美麗；(5)謝仁海牧師的女兒佛麗特立克；(6)夏綠蒂；(7)耶魯塞冷失戀的霍爾德夫人；(8)嫁給糖商白倫太諾的瑪克西米靈。

我以為在「維特」一書中，他替他姐姐寫照的地方很多；他因他姐姐的身世不少的感慨；但因爲姐弟的身分，不敢稍露痕迹，致引起當時一般的誤會。他和他姐姐郭奈里自小在一起讀書，對於克

洛伯司土克的新詩尤有共同的嗜好「維特」書中服膺克洛伯司土克并和他有共同研討的興趣與思想的女性自然是指她了。哥德十六歲的日記上有「這些遊歷雖使我快樂，但不能使我留戀；我的留戀別有所在，即在家中的姐姐。」他們從小相依形影不離，大有賈寶玉和諸姐妹的情況；及到春情發育，知識亦日漸擴大，自不免有相互的愛慕。他父親恐怕他們情感發展，時時加以監督；他母親便有不同，任他們自然的本性發揮；他們雖然有春情的燃燒，但因姐弟的關係亦極能保持純潔的友愛。哥德常常以手足的情不能長久保全發達是一大恨事；李莎遜 Richardson 的名小說描寫情感與他們情景相似，所以使他極其顛倒。

他姐姐甚高大精緻，氣魄極自然而高貴，風韻與情感也極豐富，眼中表示極深厚的心思。「維特」書中寫得夏綠蒂雍容高貴，當然是包含有他姐姐的個性。

當他和她姐姐舉行「成人典禮」的一天，他自己悲痛失愛，她也哀怨沒有得到愛情，尤其是因他們血胤的阻礙，不能將一對知心人成爲情人。後來他姐姐和施羅謝發生戀愛；他心靈高尚，心中也不是不含有愛情，但有時過於冷淡嚴肅；這一對嚴重乾燥的伴侶，在活動青年的社會中形成了一種極不相稱的情趣。所以我斷定他的一腔無可洩發的純潔之愛不知不覺地在「維特」書中流露出來。他寫的亞爾伯缺乏感覺性，及有時過於冷淡嚴肅和夏綠蒂的情趣終不相稱，自然是替他姐姐鳴的不平。他姐姐的婚日即在「維特」一書付印的時候，他關起門來做四個星期的書，大概也就是因她

的婚期決定引起的一種抑鬱之感。他二十六歲想去意大利遊歷，中途折回到亞孟丁堅去訪他的姐姐，他還有一段日記，「她的丈夫乃此地的都督，但她甚覺痛苦，因為她太聰明而又無性慾，以致雖有好丈夫而終不合；我們從小在一起，凡事都極有同感，她想我們如此相愛一生，比嫁人爲好。」這更是我的主張有力的證據。

「維特」一書最後十二月十五日信中說：「我對她的愛不是最清白的，最神聖的，最友愛的（*brotherly*）嗎？我的心靈幾曾沾染過簡單的肉慾？」最友愛的「愛不是明明說他和他姐姐幼年的情感嗎？他們姐弟兩人都是主張「非肉慾的」戀愛觀。

格麗倩是哥德初戀的人，情竇初開，情苗方張，在他自然正是最純真最純潔的神聖之愛。但是竟因爲彼此家世的不平等，——哥德是「富貴子弟」她僅是酒店的小姑娘，——所以一對小情人，雖然相親相愛，而結果終究演出一幕悲劇。格麗倩因表兄弟們犯法被逐出境，而哥德自己也受了家庭嚴重的監視，這實在使初入情場的青年，受一個終身創痛的打擊，他情感的印象既深切地超於一切，所以隨處吐露於字裏行間，「浮士德」的第一部因此出來，就是「維特」一書中，「反對階級」「反對人類互相侵害」種種激揚慷慨的議論也無非是這第一度情場失意的怒濤的餘波。「愛的要素是永久，無窮的觀念，第二次的愛却破壞了牠。」這位青年的「戀愛大家」耿耿不忘他第一度的失敗，是何等深切；他一生情場的顛倒和潦倒，我們可以說都是受這第一度情愛悲劇的影響。

安妮是我們這位青年的戀愛。大家十八歲在萊比錫大學讀書時，「獵取好印象」的成績品。她是一個村姑娘，年青，貌美，活潑與風韻。他自己承認對她太苛刻，因為他常常要想得她的眼淚做消遣品，——實在是要從此中獵取詩的印象——他罵自己是「男性的殘忍，罪不可恕」，所以他一回想到他對她的苛刻，又立時感覺十分不安，趕緊去向她溫柔，向她領罪。後來不久他便因病回家了。他當時寫的「情男的薄倖」就是爲她。「維特」一書中痛責「壞脾氣」的議論，自然是指對女性的不體貼不溫柔；休密德或者多少是替這時候的自己寫照。休密德的愛人菲尼德瑞加當然也就是安妮；哥德和安妮戀愛的程度并不甚深，所以書中的休密德在愛人稱號之外，還加了一句形容他，「明顯地宛似這種身分」。

哥德在二十歲改入斯託拉斯堡大學，又動了跳舞的豪興。他跟一位法國跳舞師學習，并有他的女兒兩人陪伴跳舞。大姑娘黎璠愛上了哥德，但是哥德却比較喜歡些已另有愛人的二姑娘耶美麗。二姑娘對哥德也極其動情，可是因此便引起她情緒的顛倒，而姐妹間也發生許多誤會與爭吵。結果耶美麗忍痛地割捨哥德，留了最後一度值得紀念的熱吻和長時間的愛撫；同時黎璠也怨憤地跑來揪着哥德，吻了一陣，并狠狠地喊道：「有人再吻此少年的嘴唇，必至天誅地滅。」維特一書中第一封信裏的「可憐的麗諾拉姑娘」就是這位寶貝；哥德自己對她們姐妹也表示一番懺悔。

哥德二十二歲在大學專攻法律，用功過度，同時又因佛麗特立克的戀愛使他憔悴。佛麗特立克是